紅樓復夢/05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七回　王夫人衣錦榮歸　桂太守揚帆赴任

下一回▶

話說陶姨娘下去，將應派各堂的姑娘、嫂子們，擬開了個名單送來，請太太斟酌。桂夫人接著，看上面開著：

怡安堂擬派：

趙升媳婦黃開媳婦

侍女江蘋芍藥

承瑛堂擬派：

餘芳媳婦蔣應媳婦

侍女紅菊銀兒

蔭玉堂擬派：

唐春媳婦郭順媳婦

侍女彩菱荷露

海棠院擬派：

金鳳雁書

瓶花閣擬派：

雙梅彩鸞

桂夫人看了點頭道：「倒還派得公道，就將這單子發交垂花門，趕著傳齊伺候。蔭玉堂去傳人，休要叫夢玉知道。」陶姨娘連連答應，拿著單子出去辦事。桂夫人吩咐：「擺上果碟，等我姐妹們再敘談一會。」海珠道：「各堂執事姑娘們公備酒果，在瓶花閣給寶姐姐、蟾妹妹、友妹妹、巧姑娘餞行呢。」石夫人道：「這是他們的雅意，不可拂眾人之心，都同著寶姐姐去罷。」各位奶奶、姑娘們一擁而去。

此時，裡面是怡安堂、瓶花閣，外面是春暉堂，三處飲酒。

正是歡娛嫌夜短，不覺已金雞三唱矣。桂廉夫催促要行。裡面兩處亦皆席散。大門外轎馬早已齊集伺候。祝筠派了老家人趙祿，帶同周惠、楊華、錢富、茗煙，再揀幾個閒散家人，一同送桂老爺、賈太太至金陵，候著桂舅老爺起身赴任，方可回來。

這些家人無不踴躍。老家人槐蔭備了祝筠名帖，親自到總鎮衙門稟請東門匙鑰。那姜大人立即傳了令箭，差中軍官帶幾十名兵開放東門，直至江口一帶巡察；又差一員乾總帶著名帖，候送桂刺史暨賈太夫人、王相國夫人。一會兒工夫，這五條街上一直至江口，燈籠火把，人馬喧騰，十分熱鬧。惟有桂夫人姑嫂兩個，難解難分。還有修雲、蟾珠、桂堂三人，更有一番說不出的景況，彼此一言不發，相對而泣。倒是巧姑娘還扎掙著不好流淚。王夫人再三催促，金夫人只得硬了頭皮，姑嫂兩人哭拜一番，彼此辭別，你拜我拜的鬧個不了。

周婉貞拉著王夫人不捨就走，哭的不能仰視。梅秋琴道：

「早知離別如此之難，一月之前就該哭起。」寶釵聽秋琴這句話，雖是趣語，倒有意味，因對王夫人同母親、舅母道：「為怕夢玉知道，揀著一早起身，我瞧著這光景，只怕有些去不了。」

平兒道：「寶妹妹說的很是，咱們趕著走罷。」外面桂廉夫也著人進來催逼要走。四家太太們只得硬著心腸，對海珠們說道：「夢玉起來，可為我們致意，囑其節哀珍重，轉眼之間就可相見。秋姪女俱為道謝，把晤有期也。」海珠們連聲答應。

王夫人拉著婉貞對汝湘、九如、修雲這一班人說道：

婉貞亦是你們一會中人，他的來路，惟我同寶釵知道，說也可憐，惟望你們格外看承，等我下一磨來，還要繼他為女。」

修雲、掌珠們一齊說道：「我們一向原不以資格待他，況且日下又將他邀入會中，訂為姐妹，更加親熱。今蒙太太再三諄托，自當加意護持，以副垂愛。」王夫人含淚點頭，又向桂夫人、石夫人、梅秋琴們俱一一托付。諸位太太一面說話，已來到垂花門口，查、槐兩個管家婆領著合宅姑娘、媳婦們站班叩送。

內中只有石夫人、芳芸、紫簫有服不送。陶姨娘、荊姨娘、海珠、九如俱帶著身子不便遠送，至垂花門而止。餘外太太、奶奶及各家小姐俱送至江口。

此時，賈、桂兩家船上，男男女女，無處非人。看看天色將明，王夫人同桂廉夫兩邊力辭，各船上登時鳴鑼啟椗。正要開船，接著文武大小衙門，也有自到，也有差官送行的，碼頭上擠了個熱鬧。桂廉夫父子應接不暇。王、沈夫人這邊差周瑞、鮑忠、梁貴等分頭登答辭謝。時東方大亮，各家送行的都紛紛上轎，只聽見鑼聲振耳，賈、桂、王、薛四家十餘號大船一齊開去。

桂夫人將各家太太、奶奶、小姐們又俱邀到家去。祝筠就便到各衙門拜謝。又因連日病中，至親好友都來看望，順便就往各家拜謝。還有表兄蔣春岩又是七十歲的生日，必得親到。

祝筠坐著飛轎，穿街過巷，忙個不了。桂夫人們回到家中，知道老太太昨夜睡得過

深，尚未起來，將各家太太們邀在怡安堂另擺早茶。

各位小姐道：「咱們到蔭玉堂去看秋瑞姐起來沒有。」眾人答應，走出怡安堂，剛來如是園門口，聽見後面有人招呼，眾人站住，回頭一望，見是修雲，後面跟著文來，走到面前說道：「我正要去找玉大爺，恰好遇著你們，一路同走。」汝湘道：「你找夢玉說什麼？」修雲道：「叫他去勸勸。婉姑娘在我那裡哭的兩眼通紅，傷心了個使不得。憑你是誰也勸不來，必得玉大爺去勸解勸解才好，不然盡著哭，也不是個事。」紫簫笑道：「玉大爺還不知要誰去勸呢！」海珠道：「咱們且到蔭玉堂看夢玉的光景，再做商量。」眾人都說：「甚是。」一路說著話，走米山堂後身，隨彎抹角來到蔭玉堂門口。

把門的老媽們一溜兒站著，讓奶奶、姑娘一群過去。進了垂花門，趙大奶奶領著眾家媳婦趕忙迎接，說道：「上屋裡剛才開門，該班的嫂子們上去不多一會。」海珠道：「咱們去鬧他兩個起來，已交辰初，豈有宴然高臥！」眾姑娘俱覺好笑，一齊轉過寶書堂走上甬道，遠望安和堂卷棚下站著一堆的姑娘、嫂子們，在那裡指手畫腳的說話，瞧見奶奶們，都趕著過來說道：

「大奶奶才起來，尚未梳洗，大爺還睡著呢。」該班的嫂子掀起簾子，讓奶奶們進去。眾人走進秋瑞屋裡，見他坐在妝台前，正梳著烏雲，兩旁站著貼身的姑娘服侍。看見眾人連忙站起，笑問道：「想來你們是一夜無眠。」汝湘道：「固雖一夜無眠，斷不是來找梅精。」眾人一齊大笑。

夢玉在套間里正在酣睡，被這一陣燕語鶯聲猛然驚醒，問道：「寶姐姐在這裡嗎？」翠翹答道：「諸位奶奶陪著各家姑娘們來了好一會，都在外間屋裡。」夢玉命將帳子掛起，請奶奶們進來。輪班派來的杜鵑、香萍趕忙將帳子掛起。翠翹出來請海珠們進去，各家姑娘向不避忌，也都同著進來。芳芸道：

「日高三丈，猶然高臥，客來尚在夢中。」夢玉笑道：「你們每日此刻亦在黑甜境上，今日偶然早起，就會笑人，想寶姐姐也未必起來。」海珠道：「咱們且坐下慢慢再說。」汝湘對夢玉道：「你起來去勸勸婉姑娘，真真可笑，坐在瓶花閣哭的鼻歪眼腫的，憑你是誰也勸不過來，錯了你去勸他，別人竟不中用。」夢玉笑道：「又不知你們是誰樞急了他，央我去說合，也要同我講貫講貫，我才去呢。」海珠笑道：「咱們且將他哭的緣故對你說了，你去勸好了他，咱們今日公分請你如何？」

陸春漪道：「你們公分，少不了咱們出個分子。」夢玉笑著，一面穿衣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們且說這緣故我聽聽，憑他什麼難解的事，橫豎我有法兒去勸他，準定要吃你們的東道。」

九如笑道：「我對你說，就是為寶姐姐、蟾妹妹同著兩家太太起身去了，他在那裡傷心，你道為什麼別的事嗎？」夢玉聽說，趕忙問道：「寶姐姐同太太們去了嗎？」紫簫答道：

「賈家姨媽同寶姐姐們都叫對你說，且去一半月料理料理，趕著就來，叫你不要惦記。」芳芸道：「你的寶貝乾兒子，咱們都替你送了好些東西。姨媽同寶姐姐很喜歡，連三舅舅同舅母、蟾妹妹們上船時候也都喜歡，再三叫你不要惦著，自家保重。

不過三兩年，舅母送蟾姑娘姐弟來完姻。」汝湘道：「咱們眾姐妹跟著各位太太，直送他們出了江口，看著去遠了才回來。

他們的船至少也過了燕子磯，你很可放心。」海珠道：「你快些洗了臉去勸婉丫頭，就是為的這件事，你說不是可笑嗎？」

海珠同著眾小姐妹們你一言我一語，說的夢玉睜著兩眼，不覺出了神去。九如見他眼角上含著兩點眼淚，瑩瑩欲墜，笑道：

「咱們今日只怕要贏東道。」

汝湘正要說話，只見蘭生往外面匆匆進來，說道：「快別說閒話，還不去瞧瞧，老太太在那裡大動氣，普裡普兒都得了不是，你們還在這裡樂呢！」海珠忙問道：「老太太為什麼動氣？」蘭生道：「真真可恨，誰知秀春跟著桑進良逃走了。這浪蹄子，他不要臉罷了，叫咱們都打盡了嘴，怨不得老太太動氣。」眾人聽說，都嚇了一跳。芳芸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咱們且不用說別的，快著到介壽堂去聽個信兒。」紫簫道：「這倒都是。咱們到瓶花閣拉了婉丫頭一同都去，又省了他一個人盡著傷心。」汝湘道：「其說甚是。」眾人站起身來，拉了夢玉趕著梳洗，一同往瓶花閣去相約婉貞，同往介壽堂聽老太太處分秀春之事，這且慢表。

且說王夫人們同桂府四家船隻離了江口，正值順風，不過兩日已到金陵。將近碼頭，

早有賈環叔姪同著幾個族中男女，並王宅的各房內姪、鳳姐的姐妹叔姪，一齊出城迎接；又有些老家人們的妻兒老小，都來迎接。這邊桂府上亦有親族來迎。

四家船到碼頭，十分熱鬧。珠大奶奶娘家李宅裡，也有些男女來接，彼此應酬不暇。林之孝率領大小家人、僕婦俱在碼頭伺侯。一切人夫轎馬俱已齊備，王夫人命賈環至桂廉夫船上先請上轎。金夫人們隔船相讓一會，彼此紛紛一同上岸。那碼頭上約有一二百乘轎子絡繹進城。

沈夫人、薛姑太太俱到賈府，將已天黑。王夫人們轎子一直抬到大廳，下轎看見廳堂房屋煥然一新，收拾得十分體面，不覺喜極而悲，想夫念子，止不住紛紛落淚。吩咐林之孝、周瑞們先發桂老爺家行李。此時出進人內外燈燭輝煌，比京中榮國府中還加幾倍的體面。王夫人邀著三舅太太、薛姨太太、金夫人、奶奶們，周圍看了一遍，不住口的贊歎夢玉。吩咐珠大奶奶住在東院；璉二奶奶住西院；薛姨太太、月姑娘住正房西屋；寶二奶奶同友姑娘住上房後身；前面客廳上請桂老爺居住；垂花門外兩溜群房，命家人、媳婦們分著居住。分派已畢，隨領著李紈們應酬這些來的男親女眷，並各本家內親。沈夫人送到之後，回塚宰第去了。桂廉夫夫妻兒女，各處去拜望親戚本家，又趕著上墳。兩家直鬧了十來日，稍有頭緒，王夫人才給桂廉夫、金夫人們，又是接風，又是餞行。請三舅太太同諸親各戚相會，大擺了幾天筵席。

桂廉夫同王夫人們在塚宰第歡敘兩日，勢難耽擱，擇日起身。王夫人吩咐林之孝給桂老爺預備船隻，料理供應，送了多少程儀禮物。又命寶釵寫書子寄與柳太太母子媳婦，每人俱有禮物。平兒也托寶釵寫書致意，訴說別來近況並賈璉出家之事，也寄些東西與柳家娘兒們。薛姑太太亦有書信禮物。寶釵忙了兩日，才將各書寫就，交與金夫人收好。此時，桂府上同王夫人就如親姐妹一樣。蟾珠姐弟兩個同寶釵、寶月們好似同胞手足，親熱異常。因要跟著父親上任，娘兒們難捨難分，哭個不了。王夫人、薛姑太太同金夫人再三相訂：三年後送兒女來完姻，休要爽約。平兒也不住的叮嚀囑咐，金夫人連聲應允。巧姑娘到家半月以來，同桂堂也十分親熱，真說不出的滿腔離恨。

因想到當年幾乎上了舅舅王仁的當，失身為妾，又要說給劉姥姥的親戚，幸而未成。如今幸蒙繼母作主，聘與桂郎終身得所，雖要再隔三年方完花燭，較之當初嫁非心願者，竟有天淵之別。

想到其間，轉覺一段離愁，差堪自慰。

桂廉夫見王夫人們親情甚篤，感激之至，諸凡事務也不敢過於謙讓。時已秋盡冬初，霜寒風冷，擇於二十八日吉時起身。

至二十七日晚上，王夫人、薛姑太太、三舅太太、平兒將桂宅夫妻兩位請在上房，暢談竟夜。桂堂姐弟同寶釵們也絮絮不休的相敘一宵。二十八一早，賈、王、薛三家率領著李紈們都送至江口，彼此依依難捨。又兼著祝府的這些姑娘們，也拉著蟾珠哭做一堆。桂廉夫見他們哭得並無休歇，只得趕著同王夫人們拜別，吩咐一面開船，又謝了祝府差來的家人們。王夫人們說不盡無限離情，看著桂府官船揚帆而去。

那些祝府的姑娘、嫂子、家人們，都向賈、王、薛三家太太叩辭回去。王夫人知道趙祿是監修房子的老管家，另外酬謝。

餘外都有重賞。又因江萍、芍藥這些都是有體面的姑娘，不便以丫頭看待，格外送禮。寶釵、友梅同金鳳們又住了半個來月，打火的十分情熱，彼此難捨。金鳳們硬著頭皮，拜謝了賈太太，眾位奶奶、姑娘，同著趙嫂子、黃嫂子們一齊下船回去。王夫人將茗煙叫至上房，吩咐道：「你伺候祝大爺就如同伺候寶二爺一樣，須要小心勤謹，將來自有好處。」茗煙跪在地下，淚流滿面的說道：「奴才深受太太同寶二爺恩典，未曾報效，因寶二爺不知去向，奴才情願上天入地去找，一心總要跟隨舊主。

誰知找著了祝大爺，看見聲音笑貌、舉止行為活與二爺一樣，奴才稍覺自慰。今太太業已回南，奴才情願在太太這裡服侍，求太太恩典，准奴才回來。」說畢，伏地嗚咽不已。王夫人同寶釵不勝傷感，悲慼了一會，寶釵道：「你不在這裡，太太還有丟開的時候，若是你再回到宅裡來，太太就要時刻傷心，倘若想出些病來，就是你的大不是。況且祝大爺是太太的乾兒子，又是女婿，你在那裡伺候他，就同在家伺候二爺一樣。」李紈道：「他們都等著你開船呢，快去罷，別耽擱了。」王夫人也再三吩咐，茗煙不敢不遵，磕了頭含淚而去。

祝府的眾人正等著開船，看見茗大爺來了，趕忙搭跳。茗煙剛走到中間，誰知跳板未曾擺穩，身子一晃，掉下了江去。

眾姑娘、嫂子們的船剛才開離碼頭，金鳳們站在窗口看著茗煙下去，眾人大驚，忙招呼趕緊撈救。兩邊船家、水手一齊慌亂。

只見茗煙一頭冒起來，正在金鳳們窗口，看著又要沉了下去。

金鳳著急，大叫道：「快些抓住船幫子！」一面急將身上的一條松花雙圍湖縐長汗巾解下，自家接著一頭，趕忙丟下水去，嚷道：「快些抓著汗巾！」茗煙正在危急，看見丟下汗巾來，急忙抓住。金鳳一人如何帶得住，江蘋、雁書一齊幫著拉住。

兩邊船上看見，這才放心，趕忙七手八腳的將茗煙救了起來。

到得船上，有些賈府二爺們都過船道驚。茗煙趕著梳洗，換了衣服靴帽。管船的領著眾水手在艙門口給茗大爺磕頭陪罪，茗煙將搭跳板的水手罵了一頓。眾人勸解完結，趕到間壁船上，拜謝三位姑娘救命之恩。這邊船上先已開離碼頭，因茗大爺掉下水去，因此又幫了攏來。茗煙走過這邊來，有趙升、黃開、餘芳、蔣應、唐春、郭順的這些媳婦們給他道驚，茗煙俱各道謝。走到官艙裡，對著金鳳、雁書、江蘋道：「承三位姐姐救命大恩，請坐著讓茗煙拜謝。」金鳳笑道：「都是府裡同事，分應相救，茗大哥何必多禮。」江蘋、雁書亦再三謙讓，茗煙那裡肯依，定要拜謝。金鳳們不得已，只得四人同拜。又請了芍藥、紅菊、銀兒、彩菱、荷露、雙梅、彩鸞過來道謝，彼此謙虛幾句。

茗煙辭了眾人，剛走到船頭上，見旁邊攏過一隻船來，艙門外也站著好些家人、小子，內中有幾個很有些面熟。漸漸攏近，望那官艙裡坐著一位穿素服的後生，竟是寶玉。茗煙看了大驚。那位後生目不轉睛的將茗煙看了一會，也很驚異。那船已幫住碼頭，只聽見那艙裡叫進人去，問道：「那船頭上站的可是茗煙不是？」茗煙聽得明白，也不等他們來問，跳過船去，口裡叫道：「二爺！奴才正是茗煙。」說著，竟往艙裡就走。

有兩三個往艙裡出來，仔細一看，叫道：「茗煙兄弟，你怎麼在這裡？咱們大爺正要叫你問話。」茗煙抬頭細看，才認得是甄寶玉的舊人張才、傅升、陸保這幾個人。茗煙問道：「張哥，這艙裡是你們大爺嗎？」張才答道：「正是咱們大爺，你且進去見過，咱們再說話。」茗煙跟著他們走進官艙，看見甄寶玉坐在小杌子上，見了茗煙，笑著問道：「你怎麼回到金陵來了？你家太太可安好？珠大奶奶、寶二奶奶都好嗎？環三爺同蘭大爺想在家用功。我自從丁憂回來，這兩三年不通音問，也很惦記，今日遇著你，正要問問太太們的近況。」茗煙趕忙給甄大爺磕頭請安，起來站在一邊，就將自家離府以來，直說到方才下水，得見甄大爺的緣故。甄寶玉連連點頭，又驚又喜，說道：「原來我出京時，到太太那裡辭行就不瞧見你，誰知你去找主人，可敬可敬。今日若不遇見你，

如何知道你太太已回金陵。那禮部尚書祝大人是我的老師，誰知已經仙去，深為可惜。

祝大爺我雖未曾見面，久仰他的豐彩，一半天到鎮江去弔紙，可以見面，你去先為我致意。我在家這幾年，剛完結了我家老爺、太太的葬事，正要進京起服，誰知大奶奶又一病不起，又鬧了半年，前幾天才將大奶奶的葬事了結。我在墳上足住了兩三個月，今日才得回來。因大奶奶不在了，不拘大小事務，都要我經心料理，鬧得我實在心煩意亂。如今太太回來了，我可以常去請安。還住在那老宅子裡嗎？」茗煙道：「就是那老宅子。已重新修造了，門上是林大爺同周瑞、張貴。」甄寶玉點頭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他們等你開船，你竟去罷，先為我致意大爺。」茗煙答應，辭了甄大爺出來，到得頭艙，看見甄府的家人、小子們都伺候著大爺上岸，要搬行李。茗煙匆匆的同他們說了幾句話，趕著上船，辭謝了賈府的這幾個舊相好。兩邊等著開船而去。

不言甄寶玉回家，賈府的二爺們回去覆命。且說祝府的兩號大船，因為開船甚遲，走不多路，直到第三日早間方收江口。

姑娘、嫂子、家人們都趕著到宅裡銷差。祝府裡因桑進良拐帶秀春逃走之後，將桑奶子送官究追發落，這些門上老家人及垂花門管家婆俱皆責處。自此所有一切男女出入俱要嚴行查驗。

這會兒姑娘、嫂子們到大門裡下轎，進了外宅門，趙嫂子領著姑娘、嫂子們來見查、槐兩位大爺。查本將他們點驗明白，開了名單，差人知會垂花門照驗，轉報各堂姨娘查核、銷差。金鳳笑道：「咱們出差回來，要費這些事，東也報西也查的鬧個不了。」江蘋笑道：「像這樣累贅，就要逃走也有些費事。」眾人一路走著說笑，不覺已到垂花門。該外班的照驗明白，放進垂花門去。接著是槐大奶奶、周大奶奶照單點過，知會各堂姨娘。一面叫廖大奶奶帶著嫂子們一班、姑娘們一班，先往介壽堂銷差請安，再帶著往各處請安。廖大奶奶答應，將他們分作兩班，排齊人數。姑娘們是江蘋領頭，媳婦們是趙嫂子領頭，一齊過了景福堂，來到怡安堂甬道上。那些姑娘、嫂子們看見，人人親熱，因為沒有銷差，不敢說話。到介壽堂來都在卷棚下齊集站著。這幾天是許招的媳婦該班回事，對著趙嫂子道：「老太太方才還提起你們怎麼不見回來，不知三舅老爺們起身沒有，賈太太到家不知身子可好。正在惦著，垂花門送進大太太寄來起身書子說，出月可以到家，老太太放心。」趙家的問道：「不知大太太是幾時起的身？」許家的道：「我聽見書子說，八月十六至二十開了五天弔，說很熱鬧。滿朝文武大小官兒，沒有一個不到，全虧了賈三少爺的丈人兵部員外張老爺，他是大老爺的門生，又是梅姑老爺的表弟，

是咱們家至親。

他一人料理，還有些門生故舊，同賈府上的珍大爺、蓉大爺幫著照應。我聽見說是八月二十六上船起身，又說是料理內裡事務，全是芙蓉姑娘一個，不辭勞苦。老太太正在這裡不住口的贊他呢！」金鳳笑道：「總比咱們出色，將來又是蔭玉堂的一個腦兒賽。」

眾人正在說話，只見長生出來，看見彼此問好，說道：「你們為什麼不上去銷差？」雁書道：「許嫂子說，老太太接著大太太的書子，在那裡說話呢。」長生道：「這會兒說著閒話，很可上去。」許家的聽說，趕忙上去回老太太道：「送賈太太同桂太太去的丫頭、媳婦們回來了，請老太太安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叫他們進來。」許家的答應，趕忙出來傳話。廖大奶奶忙著江蘋們這一班姑娘在前，許家的帶著趙嫂子們一班在後，一齊進去。看見老太太坐在旁邊小榻子上，桂夫人同梅秋琴坐在左邊杌子上。廖大奶奶領著姑娘、嫂子作兩排一齊跪下，磕了三個頭起來，又跪下請安。江蘋、金鳳將賈、桂、王、薛四家太太請安道謝，並桂太太們臨起身時囑咐的話，一件件回個明白，站在一邊。江蘋跪下給蟾珠、桂堂寄請老太太安。金鳳亦給賈府的奶奶、姑娘們呼名請安。趙家的們又回了賈、桂兩府的家人男婦都請老太太安。祝母問了一會兩邊事務，吩咐他們下去，各回本處辦事。眾人齊聲答應，退了出去。都到怡安堂等著桂夫人下來，請過安，這才一處一處去銷差請安。

夢玉、婉貞都因離別之感，傷心成病。婉貞更甚，已多日未曾出房，在家悶睡。夢玉這病，全虧了汝湘、九如一班姐妹們終日同他鬼混，稍覺寬解。

這一晚，眾奶奶們都在瓶花閣挑燈夜話。夢玉又說起平山堂景致，因而想起林黛玉，將給他添土之事，說到夢中見那冒名的丑婦。海珠們不禁放聲大笑。夢玉道：「林姐姐真是千古多情，不然如何肯將音容、手澤贈我。」修雲道：「那日匆匆未及細看，何不將林姐姐的小照請出來，咱們再細細的瞻仰一番。」夢玉聽說甚是，忙叫翠翹去取來。汝湘道：「咱們用小針兒將林姐姐小照兒釘在這幅山水上，才看得仔細。」眾人忙了一會，對著小照贊不絕口。夢玉道：「既對知己，不可不焚名香。」掌珠道：「還得煮佳茗。」秋瑞笑道：「只可惜夏間花露未曾一供此君。」海珠道：「雖無荷露，修妹妹所藏之梅花雪，亦不亞於瓊漿玉露。」夢玉趕著對修雲道：「妹妹將梅花雪開一壇，供供知己。」修雲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咱們不許去睡，焚香煮茗，清談一夜。」眾人都說：「甚是。」秋瑞們也十分高興，夫妻姐妹們直說笑了一夜。次日早間，眾奶奶們請過早安，

正同夢玉說話，只見碧霄笑嘻嘻走了進來。不知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